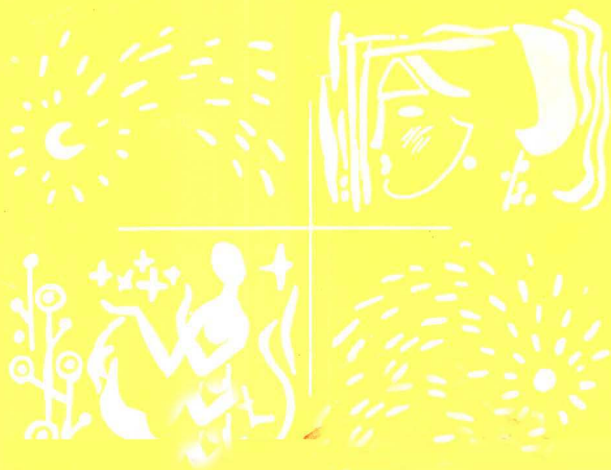


1986

短篇小说选

1247.7
306
=1986



一九八六年短篇小说选

肖德生 阎 纲 编选
傅 活 谢明清

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

一九八八年·北京

责任编辑：孙鲁威 赵水金
封面设计：秦 龙

一九八六年短篇小说选

1986 Nian Duanpian Xiaoshuo Xuan

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

(北京朝内大街166号)

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

文 字 六 〇 三 厂 印 刷

字数496,000 开本850×1168毫米 $\frac{1}{32}$ 印张22 $\frac{1}{8}$ 插页2

1988年2月北京第1版 1988年2月湖北第1次印刷

印数 0,001—3,520

ISBN 7-02-000105-X/I·106

书号 10019·4212 定价 4.90 元

小 序

1986年的中、短篇小说一如往年，中篇上千，短篇过万，乱花迷眼，大有望洋兴叹之慨。

严肃的作家是不会忘记人民的。他们关心社会关系的深刻变革，他们的创作密切联系实际。1986年度，作家们普遍重人生、重人物心理，尽力开拓人物的内心世界，探索人物心灵深处的奥秘，注视社会各阶层、各种各样的人的心理变化。作家一旦深入到各种人的心理，他们也就找到美学的最佳视角，从而打开广阔的艺术空间。天地无限大，固有的形式总是要被突破的；思想解放了的作家在借鉴西方和光大传统方面寻找出路，创立流派，确定个性。小说的视野愈来愈开阔，作家的手法愈来愈新颖，创作个性愈来愈独特。作家们正在进行文场角逐——友谊竞赛，看谁能标新立异，新得出众；看谁博观约取，博大精深。当然，艺术创新难矣哉，出奇制胜者有之，莫名其妙者亦有之。

改革之年呼唤改革文学，对此不应轻视或蔑视。这方面的好小说太少了。据中华全国总工会1986年对北京2400名职工的调查统计，百分之七十五的职工读各类文学作品，最爱读的则是表现改革人物、改革题材的，具有“思想的深刻性和时代感”、“情节生动，人物形象真实”和“表现手法新颖、娱乐性强”的作品。可惜，正如上海一些企业界人士所说，反映改革

生活和人物的小说太少了，而且艺术感染力不强，缺少深邃的内涵。他们说：“作家还不了解各种改革者的复杂感情。”又有评论家指出“远”（远离现实）、“淡”（含义淡薄）、“性”（生理刺激）、“怪”（如读天书）是文学创作的病态现象。要是说早先提出“新”、“奇”、“怪”不无创新真意的话，那么现在搞什么“远”、“淡”、“性”、“怪”就奇哉怪哉，实不足取。此风不可长，可以休矣！

我们编这本集子，仍然遵循人民文学出版社原定的编选原则，力求选拔有较高思想水平，题材、风格、手法多样的小说作品；某些曾有异议但内容健康，方法上有新的探索，具有一定的思想艺术价值的作品，也酌量收入。作品目录按发表时间顺序排列。

我们认真地读，严肃地选，并不那么好选。读者中意否？

在《1985短篇小说选》的《小序》中，倒数第二行“美学观点和艺术观点的统一”应为“美学观点和历史观点的统一”，借此作个更正。

编 者

1987年4月

目 录

减去十岁	谌 容(1)
酋长笔记	孟伟哉(22)
裱画的朋友	〔满族〕寇 丹(34)
焦太轮子	〔满族〕于德才(43)
火纸	贾平凹(72)
新婚	浩 然(98)
番鸭仔群	〔台湾〕林双不(116)
轮下	王 蒙(143)
洞天	李贯通(179)
遥远的黎明	何继青(208)
客中客	小 楂(221)
绿肥红瘦	周克芹(240)
乡醉	乔典运(262)
村魂	刘彬彬(283)
长长的巷道	徐 捷(301)
三个渔人	王润滋(317)
甜苣儿	张石山(328)
人的魅力	邓九刚(353)
神童	金 河(375)
轻轻地说	朱苏进(399)

长乐	聂震宁(426)
皓雪天	张 弦(433)
象我这样的—个女子	〔香港〕西 西(462)
船歌	冯骥才(477)
继续操练	李 晓(494)
落日夏威夷	何力力(521)
辉煌的波马	〔回族〕张承志(554)
吊带	侯贺林(568)
安乐居	汪曾祺(573)
来了,走了	铁 凝(585)
“我是侏儒”	李 建(599)
太阳地	顾晓军(615)
朋友,你没说错	〔回族〕马宝康(621)
合坟	李 锐(633)
圆环	矫 健(642)
本市市长无房住	晓 剑(652)
鼠牛虎兔龙蛇	许谋清(677)
梦想	李国文(698)

减去十岁

谏 容

一个小道消息，象一股春风在办公楼里吹拂开来：

“听说上边要发一个文件，把大家的年龄都减去十岁！”

“想的美！”听的人表示怀疑。

“信不信由你！”说的人愤愤然拿出根据，“中国年龄研究家经过两年的调查研究，又开了三个月专业会议，起草了一个文件，已经送上去了，马上就要批下来。”

怀疑者半信半疑了：

“真有这样的事！？那可就是特大新闻啦！”

说的人理由充足：

“年龄研究会一致认为：“‘文革’十年，耽误了大家十年的宝贵岁月。这十年生命中的负数，应该减去……”

言之有理！半信半疑的人信了：

“减去十岁，那我就不是六十一，而是五十一了，太好了！”

“我也不是五十八，而是四十八了，哈哈！”

“特大喜讯，太好了！”

“英明，伟大！”

和煦的春风，变成了旋风，顿时把所有的人都卷进去了：

“听说了吗？减去十岁！”

“千真万确，减去十岁！”

“减去十岁！”

人们奔走相告。

离下班还有一小时，整幢楼的人都跑光了。

六十四岁的季文耀回到家，一进门就冲厨房大喊：“明华，你快来！”

“怎么啦？”听见丈夫的声音，方明华忙跑了出来，手上还拿着择了半截的菠菜。

季文耀站立在屋子当中，双手叉腰，满面春风。听见妻子的脚步声，他腾地扭过头来，两眼放出炯炯的光芒，斩钉截铁地说：

“这间屋子该布置布置了，明天，去订一套罗马尼亚家具！”

方明华惊疑地走上前去，压低了声音问道：

“老季，你疯了。就那么几千块存款，全折腾了，赶明儿……”

“瞎，你知道什么！”老季脸红脖子粗地叫道，“我们要重新生活！”

儿子、女儿不约而同从各自的房间跑了出来，爸爸高声的宣言他们都听见了：这怎么回事，老头子又发什么神经？

“去，去，没你们的事！”老季把探头探脑的儿子、女儿轰走了。

然后，他关上门，一反常态，跳上两步，抱住了老伴胖乎乎的肩膀。这几十年不曾有过的亲昵之举，比宣布买罗马尼亚家具更令老伴惊悸。她心想：这人准是出了毛病！这些日子为

年龄过线、必须退下来的事，搞得他愁眉苦脸的。别说大白天没有这种表示热乎的举动，就是夜晚在床上也是自顾自唉声叹气，好象身边没这个人似的。今天这是怎么啦，六十岁的人了，学起电视剧里的镜头来，羞得她满面通红。

老季呢，他可啥也没觉得，一双眼睛象着了火，一个劲儿地在燃烧。他把木呆呆的老伴半搂半抱地拖到藤椅边，双手按她坐了下去，脸挨着她的耳朵，喜声喜气地小声说：

“告诉你一个绝密消息，马上就要发一个文件，我们的年龄都要减去十岁！”

“减——十——岁？”方明华手里的菠菜掉了地，两个大眼珠几乎瞪了出来，“我的妈！真的呀？”

“就是真的呀！马上就要发文件了……”

“哎呀！我的妈呀！亲娘呀！”方明华“蹭”地站起，自己也不知怎么回事，双手抱住老伴瘦骨嶙峋的肩膀，就在那长长的颊上亲了一个短促的吻。这一着把她自己也吓着了，简直回归到三十年前了。老季略一愣神，拉起妻子的双手，两人连连在房中央转了三圈儿。

“哎哟，头昏，头昏！”直到方明华挣脱手，直拍厚厚的胸脯，才停止了这可能持续下去的快乐的旋转。

“怎么样？小华，你说我们该不该买它一套罗马尼亚家具？”老季理直气壮地望着显得年轻了的老伴。

“该！”她那一双大眼睛里闪烁着熠熠的光辉。

“我们该不该重新开始生活？”

“该，该！”她颤悠悠地应声，眼角渗出了泪珠儿。

老季一屁股坐在了小沙发上，闭了一会儿眼，脑子里五光十色的想法如潮水般涌来。忽地，他睁开眼，毅然决然地说：

“当然，个人的生活安排还是小事，主要是又有十年工作的机会。这回要好好干它一场了。机关里松松垮垮，要狠狠抓一下。后勤工作也要抓，办公室主任的人选本来就不合适。那个司机班，简直是老爷班，要整顿……”

他挥舞着胳膊，狭长的眼里放着不可遏制的兴奋的光芒：

“班子问题需要重新考虑。现在是不得已，矮子里拔将军。张明明这个人，书呆子一个，根本没有领导经验。十年，给我十年，我要好好弄一个班子，年轻化就要彻底年轻化，从现在的大学生里挑。二十三、四岁，手把手地教它十年，到时候……”

小华对班子的重新配备兴趣不大，她憧憬着未来的美好生活。

“沙发，我想，也换换。”

“换嘛，换成套的，时髦的。”

“床，也要换一个软的。”她脸红了。

“完全正确！睡了一辈子木板床，也该换个软的开开洋荤了。”

“钱……”

“钱算什么！”季文耀高瞻远瞩，豪情满怀，“主要是多了十年时间哟，唉，这是花多少钱也买不来的呀！”

两人正说得情投意合、神采飞扬之际，女儿忽然推开了一条门缝，问道：

“妈，晚上吃什么呀？”

“啊，你随便做吧！”方明华心不在焉，早已把吃饭的事忘了个精光。

“不！”老季手一挥，宣布道，“今天出去吃烤鸭，爸爸

请客。你和你哥哥先去占座，我和你妈随后就到。”

“啊！”女儿张开了小嘴，见父母喜气洋洋的样子，也就没多问，忙去叫哥哥。

兄妹俩忙着去烤鸭店，一路议论。哥哥说，可能是爸爸破格留任。妹妹猜，可能是爸爸提了级，拿到一笔什么钱。当然，他们谁也不可能猜到，减去十岁是比任何级别、官职都可贵千倍、万倍的啊！

家里老两口的谈兴正浓。

“小华，你也该修饰修饰。减去十岁，你才四十八嘛。”

“我？四十八？”方明华做梦似地喃喃着，一种久已消失了的青春的活力，在她肥胖松弛的躯体里跳动，使她简直昏昏地不知所措了。

“明天去买件春秋大衣，米色的。”老季用批判的眼光打量着老伴紧绷在身上的灰制服，果断地、近乎抗议地说，“为什么我们就不能时髦时髦？看着吧，吃完饭我就去买件意大利式茄克衫，就象那个张明明穿的一样。他今年也四十九了嘛，他能穿，我就不能穿！”

“对！”方明华挠了挠满头失去光泽、干枯蓬散的花白头发说，“把头发也染染，花点钱去一趟高级美容店。哼，这些年轻人说我们保守，退回十年，我比他们还会生活呢……”

老季一跃站了起来，高声应道：

“对，要会生活。我们要去旅游。庐山、黄山、九寨沟，都要去，不会游泳也去望望大海。五十来岁，正当年，唉，我们哪，以前真不会生活。”

方明华顾不上感叹，自个儿盘算着说：“这么说来，我减十岁，才四十九，还可以工作六年，我也得回机关去好好干。”

035374

“你……”季文耀显得迟疑。

“六年，六年，我还可以工作六年。”方明华还在兴奋中。

“你嘛，你就不要工作了。”季文耀终于说，“你的身体不好……”

“我身体很好。”这一刻，方明华跃跃欲试，确实觉得自己身体很好。

“你又去上班，家里这一大堆事交给谁？”

“请个保姆嘛。”

“啊，现在这安徽帮，工作极端不负责任，把这个家交给她们怎么放心！”

方明华也有点犹豫了。

“再说，已经退下来就不要再给组织上增加麻烦了嘛，唉？如果退下来的老同志都要回去，那，那，那不就乱了吗？”季文耀想着不由得打了个寒噤。

“不行，我还有六年时间，我还能干。”方明华坚持说，“你要是不让我回局里，我可以调换工作。找个什么公司去当个党委书记，或者副书记，怎么样？”

“这个……现在这些公司五花八门，太杂。”

“杂，才要加强领导嘛，做思想政治工作，还得靠我们这些老家伙。”

“那好吧。”

老季的点头，就好象是组织部长同意了似的，方明华快乐地叫了起来：

“那可太好了！这个研究会真是知人心啊！减去十岁，从头开始，连做梦都没有想到啊！”

“想到了，我想到了，连做梦都想到了！”季文耀又振奋起来，慷慨激昂地叫道，“‘文化大革命’夺去了我十年青春。十年，十年哪，能干多少事情？白白地浪费了，只留下一头白发，一身疾病。这个损失，谁来补偿？这个苦果，凭什么要我来吞咽？还我青春，还我十年，这个研究会干得好，早就该这么干了。”

方明华怕勾起丈夫对往日痛苦的回忆，忙笑着把话扯开：

“好了，走，吃烤鸭去！”

四十九岁的张明明心里不是滋味。是喜？是忧？是甜？是苦？连他自己也说不清楚。好象什么滋味都有，什么滋味都不是。

减去十岁，他高兴。作为一名搞科研的专业干部。他知道时间的珍贵。特别是对他这样一个年近半百的中年知识分子，能追回十年光阴，真是天赐良机。看看国外的资料：二十多岁取得科研成果，在国际会议上一纸论文倾倒全球，三十多岁在某个领域里遥遥领先，被公认是国际权威人士，这样的先例比比皆是。再看看自己，大学里的学习尖子，导师眼里的俊才，基础不比别人差。只可惜生不逢时，被打发去修理地球。待重新捡起泛黄的技术资料，早已觉得眼也生，脑也空，手也抖了，现在，突然补回十年时间，一切都可以重新开始了。倘若更加勤奋些，科研条件更好些，少为扯皮、跑腿耽误功夫，那么，他可以把十年时间变成二十年，可以在攀登世界科学技术高峰的征途上大显身手。

他高兴，同其他人一样高兴，甚至比其他人更高兴。

可是，他的同事拍拍他的肩膀说：

“老张，你高兴什么？”

“怎么啦？”他不知道，为什么他不该高兴。

“减去十岁，季文耀今年五十四，他不会退了，你的局长也吹了。”

是啊，是啊，减去十岁，季文耀不会退，他也不愿意退，正好留在局长的位子上。自己呢？当然就当不上局长，还是个工程师，还搞自己的科研项目，还钻在实验室和图书馆里……可是，前天部里刚把自己找去，说是老季过线了，这回要退下来，局里的工作决定让我……这，这还算不算数呢？

他确实不想当官。在他的履历表上，最高的职务是小组长，最高的政治阅历是召集过小组会。他从来没有想到自己的名字会同任何官衔连在一起，更不用说同“局长”这么高的官衔连在一起。他从小就是个“书呆子”。“文化大革命”中是个“走白专道路的修正主义苗子”。粉碎“四人帮”以后，更是一头扎进实验室，整天不跟人說一句话。

可是，七搞八搞，不知怎么搞的，选拔第三梯队的时候，把他选上了。几次调整班子搞民意测验，他都名列前茅，就象他上学读书时总考前三名一样。这一次，部里找去谈话，似乎已经铁板钉钉子了。就这样，他心里还是不明白：自己曾经在什么场合，在什么事情上，表现出了领导才能，以致得到上级的垂青和群众的信戴。想来想去，他觉得十分惭愧。他从没有行政工作的才能，更何况领导才能？

他的妻子薛敏如是个貌不惊人、才不出众的贤妻良母。对丈夫的事情，乃至丈夫机关里的是非纷争，都能洞若观火。薛敏如说：

“正因为你缺乏领导才能，所以才把你选到领导岗位上。”

张明明始而愕然：这是什么怪话？继而一想：似乎也有点道理。或许正因为自己缺乏领导才能，没有主见，不参与高位的逐鹿，也容易使各方面放心，结果就得到了这样的机遇。

当然，“反对派”也是有的。据说有一次局党组开会，为了张明明的“问题”争了一下午。争的什么，他不清楚。自己有什么“问题”，他也不清楚。只觉得从此之后他就变成了一个“有争议的人”。而这个“争议”，只有到他出任局长那一天才算统一了，他的“问题”才算澄清了。

就在这种不断的民意测验和不断的争议中，张明明渐渐地习惯了自己的角色，习惯了被人们看作是即将“高升”的人，也习惯了被人们认为是“有争议的人”。甚至有时还朦朦胧胧地觉得，或许自己真的是可以当好这个局长的，尽管自己从来没有当过。

“当就当吧，”敏如说，“反正也不是你自己争的。当上局长，起码上下班不用挤公共汽车了。”

可是，现在又当不成了。遗憾吗？有一点，也不全是。还是那句话：不知什么滋味。

带着这种茫然之感，张明明回到家里。

“回来了？正好，菜刚炒好。”薛敏如转身走进厨房，端出一荤一素一碗榨菜鸡蛋汤，荤的不腻，素的碧绿，十分诱人。

妻子是治家能手，温柔体贴，心灵手巧。三年困难时期，东邻西舍，不是肝炎，就是浮肿。薛敏如粗粮细作，肉骨头熬汤，西瓜皮做菜，保得了一家安康。如今农贸市场开放，鱼肉提价，谁家不说“吃不起”。敏如自有一套“花钱不多，吃得不错”的采购方法和烹调绝技。看到这可口的饭菜，张明明洗了手，坐到桌边，立刻拿起筷子来。

“芹菜很嫩。”张明明说，“价钱不贵吧？报上说，多吃芹菜降血压。”

薛敏如笑而不答。

“榨菜也是好东西，汤里搁上一点，鲜极了。”

薛敏如仍是笑而不答。

“笋干菜烧肉……”张明明还在赞美这顿家常晚饭，好象他是一名美食家。

薛敏如笑了笑，打断他的话问道：

“你今天是怎么啦？出了什么事？”

“没有啊，什么事也没有哇！”张明明做出很吃惊的样子，“我正在说你的菜做得好……”

“你天天吃，从来不说好坏，今天是怎么啦？”薛敏如还是笑着。

张明明有点招架不住了：

“从来不说，所以今天要说……”

“得了吧，你心里有事瞒着我。”聪明的妻子一语道破。

张明明叹了口气，把筷子放下了：

“不是有事瞒你，是我自己也说不清楚，不知怎么告诉你才好。”

薛敏如得意地笑了，别瞧丈夫是个搞科研的专业干部，他的专业知识高深莫测，但在察言观色这一行中，在心理分析这一门里，他永远是自己手下的败将。

“不要紧，你说说看。”薛敏如象一个耐心的老师鼓励学生似的。

“今天有一个消息：马上要公布一个文件，人人减去十岁。”